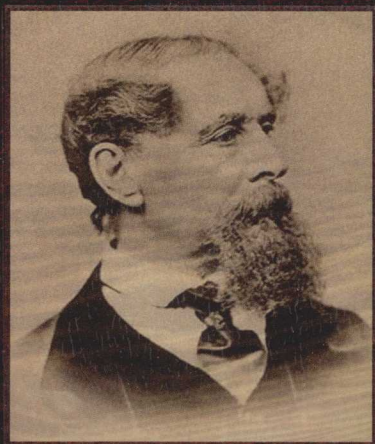


CHARLES DICKENS

狄更斯全集

(第八卷)



大卫·科波菲尔

David Copperfield

宋兆霖/译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1520694

狄更斯全集
CHARLES DICKENS

宋兆霖 主编



大卫·科波菲尔

David Copperfield

宋兆霖 译



淮阴师范学院图书馆 1520694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狄更斯全集. 8, 大卫·科波菲尔 / 宋兆霖编译. —
杭州: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2012. 1
ISBN 978-7-81140-433-3

I. ①狄… II. ①宋… III. ①狄更斯,
C. (1812~1870)—全集②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①I561.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55823 号

大卫·科波菲尔

宋兆霖 主编 宋兆霖 译

出版人 鲍观明
丛书策划 钟仲南
责任编辑 郑建
责任校对 周敏燕
封面设计 陈思思
责任印制 汪俊
出版发行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教工路 198 号 邮政编码 310012)
(E-mail: zjgsupress@163.com)
(网址: <http://www.zjgsupress.com>)
电话: 0571-88904980, 88831806(传真)

排版 杭州朝曦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10mm×1000mm 1/16
印张 798
字数 13459 千
版印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81140-433-3
定价 3800.00 元(全 24 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营销部邮购电话 0571-88804227

译者序

狄更斯是十九世纪英国最伟大的作家,他的三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为英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大卫·科波菲尔》是他的代表作,是他“最宠爱的孩子”,该书一百五十多年来在全世界盛行不衰,一直深受世界文坛和广大读者的重视和欢迎,早在一九〇八年,翻译家林纾和魏易就以《块肉余生述》为题,把它介绍给我国读者,成为最早传入我国的西欧古典名著之一。

《大卫·科波菲尔》公认为狄更斯最重要的代表作,俄国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就把它誉为“一切英国小说中最好的一部”,认为它“有助于塑造健康的人格”。它也是作者的“宠儿”。在本书的序言中,作者写道:“在我所有的作品中,我最爱的是这一部。人们不难相信,对于我想象中产生的每个孩子,我是个溺爱的父母,从来没有人像我这样深爱着他们。不过,正如许多溺爱子女的父母一样,在我的内心最深处,我有一个最溺爱的孩子。他的名字就叫《大卫·科波菲尔》。”

《大卫·科波菲尔》是作者耗费心血最多,也是篇幅最长的一部作品,它是作者亲身经历、观察所得和丰富想象的伟大结晶。本书以第一人称叙述,而且其中确实带有不少自传的成分,如当童工,学速记,采访国会辩论,勤奋自学,成为作家,等等,均为作者的亲身经历,但这并不是自传,而是小说,我们只能说作者利用了不少自己的经历,其中有他自己的影子,而现实生活中细致观察所得和想象虚构的成分则更大,如书中的主人公为遗腹子,少年就成孤儿,而作者写这本书时,他的父母都还健在;又如作者的父亲曾因负债入狱,但书中入狱的已成了米考伯先生。《大卫·科波菲尔》在狄更斯的全部创作中占据着特殊的地位,这不仅是一部融入不少作者本人生活经历的自传体小说,而且同他的其他作品相比,

它更能反映出作者的创作思想和艺术风格,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部作品更富有狄更斯的特色。作者通过本书主人公大卫·科波菲尔出生后的种种经历到自学成才,成为著名作家的生活道路,全面地描绘了十九世纪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社会的广阔画卷,展现了当时各个不同阶层的人物形象,从而表达了作者本人的人生哲学和道德理想。

本书贯穿着作者人道主义、民主主义的思想 and 惩恶扬善的精神。首先,他塑造的主人公大卫,就是一个善良博爱、正直勤奋、务实进取的知识分子典型。大卫虽然也有过错误的念头、荒唐的举止、忧伤的时刻和消沉的日子,但是姨婆的“无论在什么时候,绝不可卑鄙自私,绝不可弄虚作假,绝不可残酷无情”成了他的座右铭,手向上指着的爱格妮斯是他的“指路明灯”,他的性格经过了不断的磨炼,使他这个失去双亲的孤儿,在苦难和挫折中逐渐成熟,走上了正确的人生道路,通过这,表现了健全的人性的形成和发展。这是作者在人性的探索方面取得的成果。不仅如此,狄更斯还出于自己的正义感、同情心和艺术家的良心,通过本书主人公的成长过程和日常生活,对他认为不合理、不公正的社会现象,如教育制度的弊端、司法制度的腐败、金钱的罪恶、贫富的不均,以及有关儿童、妇女、婚姻、家庭、财产、失业等等方面的不公和丑恶现象,都作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从狄更斯在本书中所描述的种种事件和人物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深刻批判的是人和人性的异化,他竭力追求的是人和人性的复归以及人 and 人之间的和谐。

狄更斯的作品大多数都是以人物为中心构建故事的,《大卫·科波菲尔》也不例外。由于本书反映的生活面极其广阔,因此人物众多,千姿百态。除了塑造了一个栩栩如生、生动丰满的主人公大卫·科波菲尔外,有名有姓的约有九十余人,其中主要的人物即有十多人,他们围绕着大卫的成长过程和生活道路,以各自的性格特征、思想表现、言谈举止和日常生活,为我们描绘出一幅十九世纪英国社会生活的全面图景。一般说来,狄更斯都是以自己仁慈、博爱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惩恶扬善的道德意向来塑造和安排这些人物的,因而他们的本质、价值取向都较为明晰。内心慈祥、外表严峻的姨婆贝特西·特洛伍德小姐,善良忠厚、勤劳温顺的保姆佩格蒂,端庄高尚、温柔聪慧的爱格妮斯,淳厚正直、真诚勤恳的特雷德尔,善良宽厚、仁爱无私的渔民佩格蒂先生,温顺活泼、单纯痴情的朵拉,高尚勇敢、忠厚豁达的汉姆等,这些无疑都是本书人物中“善”的家族成员;而贪婪阴险、心狠手辣的谋得斯通姐弟,卑鄙狡诈、伤天害理的希普母子,傲慢自大、冷

酷自私的斯蒂福思一家,还有狠毒凶暴的克里克尔校长等,显然都是“恶”的代表。此外,还有一些中间人物,如米考伯先生,虽有善良、正直的一面,但有较大的缺点,爱虚荣,喜挥霍,因而老是入不敷出,负债累累;值得一提的是“米考伯”一词已收入普通的英语词典,词意为:米考伯式的人物,无远虑而老想着走运的乐天派;他去澳大利亚后,最后有了改变,还清了旧债,并以此为教训,教育后人。又如斯蒂福思,在萨伦学校时,有时也能仗义执言,保护弱小,但最后彻底暴露出他“恶”的本质。这也说明本书中一些人物的性格并不是完全静止的,是随着情节的发展而发展的。另外,从总体上说,本书的人物还是较为丰满的,就连一些次要人物,如精神失常的狄克、吝啬的巴基斯、乐天的欧默先生、贫嘴薄舌的马克勒姆太太、怨天尤人的葛米治太太等,虽然着墨不多,也各有个性,栩栩如生。正如托·斯·艾略特所说,“狄更斯塑造人物特别出色。他所塑造的人物比人们本身更为深刻……只要用一句话,不管是这些人物说的,还是别人对他们的议论,就能使他们完整地再现在我们眼前。”

狄更斯的小说,特别是前期作品,一般都比较松散冗长,《大卫·科波菲尔》虽然情节复杂、人物众多,但在结构上可说还是比较严密完整的。它以主人公大卫从孤儿到著名作家的曲折经历为主线,衍生出多灾多难的佩格蒂先生家,受害遇救的威克菲尔家,颠沛流离的米考伯家,以及斯特朗博士、巴基斯、特雷德尔、贝特西姨婆、斯蒂福斯、希普等多个家庭的故事。而作者则巧妙地把这种多层次、多支线的情节故事和主人公大卫的成长经历结合在一起,使之互相交错,层层展开,形成一个错综复杂、曲折动人的情节网络整体。而且,由于本书系以第一人称叙述,在叙事的角度上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这给作者的叙述大大增加了难度,但狄更斯仍能自然地娓娓道来,通篇故事都经由一个遥远的视角缓缓展开,这也说明作者在叙事艺术方面的深厚功力。

狄更斯是一位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伟大作家。他非常强调小说的道德功能和社会功能。在《大卫·科波菲尔》中也可看出,作者力图找出世人在道德方面的病症以及社会生活的弊端,力求通过小说来培养世人的“道德感情”,完善自己,进而改造社会,导向伟大的文明。狄更斯的独到之处还在于:他不仅主张小说要唤醒世人对劳苦的小人物的同情,还要激起世人对他们的崇敬,因而他们在经受了苦难之后仍然保住了本色,可以从他们那里发现和学到美德。因此,《大卫·科波菲尔》也像他的大多数作品一样,写的主要是凡人小事,小人物

的日常生活,个人际遇,悲欢离合,生老病死。作者通过细心的观察和发挥丰富的想象力,以及注入强烈的感情,热情细致、广阔深入地描写了外部的社会生活与风土人情,从而展示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和内心世界。狄更斯也是一位善于驾驭语言的大家,本书语言明快流畅,风格多样,特别是作者独特的诙谐幽默,从而使这部作品具有强大的艺术感染力。早在九十多年前,本书最早的中译者林纾、魏易在译序中所说:“此书不难在叙事,难在叙家常之事;不难在叙家常之事,难在俗中有雅,拙而能韵,令人挹之不尽。且前后关锁,起伏照应,涓滴不漏,言哀则读者哀,言喜则读者喜……近年译书四十余种,此为第一。”不无道理。

通过《大卫·科波菲尔》,我们也可以看出,狄更斯有着敏锐的洞察力,是一位能出色地反映现实的作家,可是他也有着丰富的想象力,能充分运用浪漫手法、象征手法,甚至和现代手法之间也有着涓涓细流。因而,尽管一百六十多年来,文学思潮变迁更迭,审美情趣和价值判断的标准不断转移,文学批评理论、流派层出不穷,狄更斯却从未受过冷落,他不但被纳入现实主义,也被纳入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的话语。《大卫·科波菲尔》发表至今一百六十多年,但仍公认是狄更斯的一部代表作,深受全世界广大读者的欢迎和评论界的好评。这一切都说明,《大卫·科波菲尔》是一部真正经得起历史考验的经典之作。

宋兆霖

于浙江大学求是村

作者序

我在本书的原序中曾说过，本书脱稿之初，我的心情正非常激动，因此，若想和本书保持足够的距离，以撰写这篇正式序言似所必要的平静来谈论这部作品，我觉得并非易事。我对本书的兴趣是印象犹新，如此强烈；我对它的心情是喜悲参半——喜的是一个长期的构思终于竣工完成，悲的是这么多的伴侣就此离我而去——因此，我大有以个人心事和一己感情令读者生厌的危险。

此外，关于这个故事，凡是我所能说的任何有关的话，我都尽我所能在书中说了。

若要让读者知道，在两年的想象活动结束之时，这支笔是何等忧伤地搁下的；或者，一个作家和他头脑中想象出来的一群人物诀别时，会怎样使他感到如同把自身的一部分发落到阴间冥府似的，这对读者来说，也许是无关紧要的吧。然而，我又没有别的可以奉告了，说实在的，除非要我坦白承认，说从来没有人在读这本书时，比我写它时，更相信它的真实性了。不过这话也许更无关宏旨。

上面这些坦白之言，现在看来，都是真情实话。因此，我对读者诸君，只需再说一句肺腑之言就足够了。在我所有的作品中，我最爱的是这一部。人们不难相信，对于我想象中产生的每个孩子，我是个溺爱的父母，从来没有人像我这样深爱着他们。不过，正如许多溺爱子女的父母一样，在我内心的最深处，我有一个最宠爱的孩子。他的名字就叫《大卫·科波菲尔》。

目 录

作 者 序	1
第 一 章 来到人间	1
第 二 章 初识世事	12
第 三 章 生活有了变化	26
第 四 章 蒙羞受辱	41
第 五 章 遣送离家	59
第 六 章 相识增多	75
第 七 章 第一学期	82
第 八 章 我的假期	98
第 九 章 难忘的生日	112
第 十 章 遭受遗弃	123
第 十 一 章 独自谋生	141
第 十 二 章 决计出逃	155
第 十 三 章 决心的结局	164
第 十 四 章 姨婆为我做主	182
第 十 五 章 重新开始	196
第 十 六 章 我又成了新生	205
第 十 七 章 故友重现	225
第 十 八 章 一次回顾	241
第 十 九 章 见见世面	248
第 二 十 章 斯蒂福思家	263

第二十一章	小艾米莉	272
第二十二章	旧景新人	290
第二十三章	选定职业	311
第二十四章	初涉放荡生活	324
第二十五章	吉神和凶神	332
第二十六章	坠入情网	351
第二十七章	托米·特雷德尔	365
第二十八章	米考伯先生的挑战	374
第二十九章	重访斯蒂福思家	392
第三十章	一个损失	399
第三十一章	一个更大的损失	407
第三十二章	走上漫漫路	416
第三十三章	无忧无虑	433
第三十四章	姨婆使我大吃一惊	448
第三十五章	沮丧	456
第三十六章	满腔热情	475
第三十七章	一杯冷水	490
第三十八章	散伙	498
第三十九章	威克菲尔和希普	513
第四十章	浪迹天涯的人	531
第四十一章	朵拉的两位姑妈	539
第四十二章	搬弄是非	554
第四十三章	再度回顾	572
第四十四章	我们的家务	580
第四十五章	姨婆的预言应验	594
第四十六章	消息	608
第四十七章	玛莎	621
第四十八章	持家	631
第四十九章	坠入迷雾	642
第五十章	梦想成真	654
第五十一章	踏上更长的旅程	663

第五十二章	我参加了大爆发	679
第五十三章	又一次回顾	701
第五十四章	米考伯先生的事务	707
第五十五章	暴风雨	721
第五十六章	新创和旧伤	732
第五十七章	移居海外的人们	738
第五十八章	出国	748
第五十九章	归来	754
第六十章	爱格妮斯	770
第六十一章	两个悔罪者	779
第六十二章	我的指路明灯	791
第六十三章	一位来客	800
第六十四章	最后的回顾	808

第 一 章

来 到 人 间

在我的这本传记中,作为主人公的到底是我呢,还是另有其人,在这些篇章中自当说个明白。为了要从我的出世来开始叙述我的一生,我得说,我出生在一个星期五的半夜十二点钟(别人这样告诉我,我也相信)。据说,那第一声钟声,正好跟我的第一声哭声同时响起。

看到我生在这样一个日子和这样一个时辰,照料我的保姆和左邻右舍几位见多识广的太太(早在没能跟我直接相识之前几个月,她们就对我倍加关注了)便议论开了,说我这个人,第一,命中注定一辈子要倒霉;第二,有看见鬼魂的特异功能。她们相信,凡是不幸出生在星期五深更半夜的孩子,不论男女,都必定会有这两种天赋。

关于第一点,我用不着在这儿多说什么,因为那句预言结果是应验了呢,还是证明毫无根据,没有比我的经历更能说明问题的了。至于她们说的第二点,我只能说,要不是我早在襁褓之中就把这份家财给挥霍光了,那就是我还没继承到这份遗产呢。不过,现在我没能拥有这份财产,我丝毫不抱怨;要是另外有什么人正享有它,我还衷心欢迎他把它守住哩。

我出生时带有一张头膜^①,为这张头膜,曾在报纸上登过广告,愿以十五基尼^②的低价出售。是当时航海的人囊中羞涩,还是缺乏信念,宁愿要软木救生衣,这我不得而知。我只知道,只有一个人出价想购买,这是个做期票证券交易

① 有的婴儿出生时头上罩着的一层薄膜,是胎膜的一部分。英国民俗认为,头膜为吉祥物,带在身边就不会淹死。

② 英国旧金币,1基尼等于21先令。

的经纪人,他只肯出两镑现金,其余的都以雪利酒^①折价支付。就连保证他不会淹死,他也怎么都不肯加一点儿价。结果只好把广告撤回,白白损失了广告费——至于说到雪利酒,当时我那可怜的亲爱的母亲,自己也有一批这样的酒正在市上求售哩——十年以后,这张头膜在我的家乡以抽彩的方式售出,参加抽彩的共五十人,每人出半克朗^②,中彩的出五先令。抽彩时,我自己也在场,而且我记得,当时眼看我自己身上的一部分以这种方式在出售,心里觉得很不是味儿,感到很难堪。我还记得,抽到这个头膜的是一位提着个小提篮的老太太,她老大不情愿地从篮子里掏出了那规定的五先令,全是半便士的辅币,结果还少给了两个半便士——虽然花了不少时间,费了很大的劲算给她听,可是毫无作用,怎么也没能使她明白这一点。后来她倒是真的没有淹死,而是活到九十二岁高龄,光光彩彩地寿终正寝。这件事,作为奇闻长期在我们那一带流传。不过据我了解,这位老太太直到死都一直十分骄傲地夸口说,除了过桥外,她这辈子从来没有到过水上。而且每当她喝茶的时候(她很爱喝茶),老是愤愤地说,那班海员之类的人实在邪恶,竟敢放肆地到全世界去“闯荡”。你对她说,有些常用的好物品,茶大概也包括在内,就是在她所反对的这种闯荡中得来的,可是毫无用处。她总是更加坚决、更加理直气壮地回答你说:“我们不应该去闯荡。”

现在,我自己也不要再“闯荡”了,还是言归正传,接着讲我自己出生的事吧。

我出生在萨福克郡的布兰德斯通,或者如苏格兰人说的“在那一带”。我是一个遗腹子。当我睁开眼睛看到这个世界时,我的父亲已经闭上眼睛看不到这个世界六个月了。一想到他竟会从来没有见过我,即便是现在,我也觉得有点奇怪。至于儿时看到教堂墓地里我父亲的白色墓碑,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所引起的种种联想,以及当我们的客厅中亮着温暖的炉火和明亮的烛光时,我们家的门窗却紧锁着,把父亲的坟关在门外(有时我觉得这太残忍了),让他独自待在那寒夜之中,这引起我无限的同情。这一切,现在朦朦胧胧地回忆起来,更加使我感到奇怪。

我父亲有一位姨母,因而也就是我的姨婆了(关于她,过会儿我还有更多的话要说),她是我们家的大人物。她叫特洛伍德小姐,我母亲却总把她叫做贝特西小姐,不过,这只是在我那可怜的母亲克服了对这位可怕人物的畏惧之心后敢

① 原产于西班牙南部的一种烈性白葡萄酒。

② 英国旧币,1克朗等于5先令。

于提到她时(这种时候不常见),才这样叫她。我这位姨婆曾嫁过一个比她年轻的丈夫,他长得很英俊,但他并不像古训“行为美才是美”所说的那样——因为他大有打过贝特西小姐的嫌疑。有一次,为了生活费用上的事两人发生争论,他甚至粗鲁狠心地要把她扔出三楼窗口。这些脾气上互不相投的事实,使得贝特西小姐决定给他一笔钱,经双方同意,两下分居。然后他就带着他的钱到印度去了。据我们家里一种荒诞的传闻,有一次有人曾看到他跟一只狒狒一起骑在一头大象上。不过我认为,跟他一起骑在大象上的一定是位绅士,要不就是一位贵妇^①。反正不管怎么说吧,他走后不到十年,从印度传来消息说,他已经去世了。我姨婆听到这个消息后有什么感觉,没有人知道。因为他们两人分居之后,她立即恢复了做姑娘时的姓,在很远的一个海边的小村子里买了一座小屋,带了一个仆人,在那儿过起独身生活来;大家都知道,打那儿以后,她决心不问世事,一直过着隐居生活。

我相信,我父亲曾经是她所宠爱的人,可是他的婚事把她给深深的得罪了,原因是她认为我母亲是个“蜡娃娃”。她从来没有见过我母亲,不过她知道她还不满二十岁。我父亲和贝特西小姐从此再没有见过面。父亲结婚时,年龄比我母亲大一倍,而且身子骨儿也不太好。结婚后一年,他就去世了。如我前面所说,这是在我出世前六个月。

这就是那个多事而重要的星期五下午(要是我可以冒昧地这样说的话)的情况。因此我不能肯定地说,当时我就知道事情会怎么样,也不能说我对后面发生的事情,是全凭自己的亲眼目睹而追记的。

那天下午,我母亲正坐在壁炉前,身体虚弱、精神萎靡,两眼含泪望着炉火,为自己,也为那没有父亲、尚未见面的小孩儿,抱着深为绝望的心情。虽然楼上抽屉里早已准备好几罗^②预言针^③,欢迎他到这个对他的光临丝毫不激动的世界上来。我刚才说了,在那个晴朗有风的三月下午,我的母亲正坐在壁炉前,提心吊胆,悲苦重重,不知道自己是否能渡过面前的难关。就在她擦干眼泪,抬头望着对面的窗子时,忽然看到有一个陌生的女人往庭院里走来。

我母亲又朝那女人看了一眼,她确信地预感到,这人准是贝特西小姐。这时,落日的余晖正照射在那陌生女人的身上,洒满庭院的篱笆。她径直朝屋门走

① 在英语中,狒狒(Baboon)、(印度)绅士(Baboo)和(印度)穆斯林贵妇(Begum)三字读音相近。

② 罗为计数单位,1罗等于12打。

③ 指按旧俗用针在针插上插成的预言吉祥的祝词。

来,这种凌厉笔挺的姿势和从容不迫的精神,别的人是不可能有的。

当她走到屋门前时,她的行为再一次证明来的正是她。因为我父亲曾经多次说起,说我姨婆的行为举止,跟常人颇不相同。这时,她不像常人那样来拉门铃,而是走到我母亲看着的那扇窗子跟前,往屋子里张望,把自己的鼻尖使劲贴到玻璃上,以致我那可怜的母亲后来还经常说起,说她的鼻子一下子就变得又平又白了。

她这一来使我母亲大吃一惊,因此我一直确信,我之所以会在星期五出世,完全是得益于贝特西小姐。

我母亲惊慌得连忙离开椅子,躲到椅子后面的一个角落里。贝特西小姐怀着探询的神情,缓缓地扫视着整个房间,她移动着目光,从房间的一头开始,像荷兰钟上撒拉森人^①的头像似的,直到把目光落到我母亲身上。然后她像惯于支使人的人那样,朝我母亲皱了皱眉头,做了个手势,叫她去开门。母亲去开了门。

“我想,你就是大卫·科波菲尔太太吧?”贝特西小姐说。她的“想”字加重了语气,大概是因为我母亲身上的丧服和她的生理状态的缘故。

“是的。”我母亲有气无力地回答。

“有一个特洛伍德小姐,”来客说道,“我想你听说过她吧?”

我母亲回答说,她很荣幸,听说过那个大名。不过她当时只感到不快,并没有表现出不胜荣幸的心情。

“你现在见到的就是她。”贝特西小姐说。我母亲听说后就低下头,请她进屋。

她们一起走进了我母亲刚才待的小客厅,因为过道那头那间最好的房间里没有生火炉——更确切地说,打从我父亲的葬礼以后,那儿就没有再生过火了。她们两人坐了下来,可贝特西小姐依然一言不发,我母亲极力忍了又忍,最后还是没能忍住,终于哭了起来。

“啊,得啦,得啦!”贝特西小姐急忙说,“别这样!行啦,行啦!”

可是我母亲怎么也忍不住,直到哭够了才止住了眼泪。

“摘下你的帽子,孩子,”贝特西小姐说,“让我仔细看看你。”

我母亲对她怕极了,即使她想要拒绝她的这一古怪的要求,她也不敢那么

^① 古时希腊人和罗马人对阿拉伯人的称谓,十字军时期则以此称伊斯兰教徒。后来撒拉森人的头像常用做纹章招牌或时钟的装饰。

做,于是她就按她的吩咐把帽子摘下了,由于摘帽时两手直哆嗦,她把头发(她的头发既多又漂亮)弄得全都披散到脸上。

“哟,我的天!”贝特西小姐叫了起来,“你简直还是个娃娃呀!”

毫无疑问,我母亲看上去是非常年轻的,甚至比她的实际年龄还要年轻。她一面低垂着头,仿佛这是她的罪过似的,这可怜的人,一面呜咽着说,她恐怕真的还是个孩子就做了寡妇了,要是以后能活下去,她还得做个孩子气的母亲呢。接着,在短短的静默中,我母亲恍惚觉得,贝特西小姐在摸她的头发,而且还感到她的手并不是不温柔。但是当她胆怯地怀着希望,抬头看她时,却发现贝特西小姐撩起衣服下摆,坐在那儿,双手交叠放在一个膝盖上,两只脚搁在炉栏上,对着炉火紧皱眉头。

“我的老天爷,”贝特西小姐突然说,“为什么叫做鸦巢哇?”

“你是说这房子吗,姨妈?”我母亲问道。

“为什么叫鸦巢?”贝特西小姐说,“要是你们两人中有一个懂一点儿真正过日子的道理的话,把这叫做厨房^①要合适得多。”

“这名字是科波菲尔先生取的,”我母亲回答说,“在买这座房子的时候,他一直以为这附近有乌鸦呢。”

就在这时候,一阵晚风吹过,在庭院外侧几棵高大的老榆树中间引起了一阵骚动,引得我母亲和贝特西小姐都禁不住朝那个方向看去。只见那几棵榆树先是相互低垂,如同几个巨人在窃窃私语,这样安静了几秒钟后,接着便剧烈地骚动起来,四下里挥动着它们那粗野的胳膊,仿佛它们刚才的窃窃私语已大大地扰乱了它们内心的平静,这时,筑在高处树枝上的几个饱经风雨的破旧鸦巢,犹如暴风雨中海面上的破船般在空中摇晃。

“那些乌鸦到哪儿去了?”贝特西小姐问道。

“那些什么——?”我母亲正在想着别的什么。

“那些乌鸦呀——它们怎么样啦?”贝特西小姐问道。

“打从我们搬来这儿住的那天起,就从来没有见过什么乌鸦,”我母亲说,“我们原以为——科波菲尔先生原以为——这儿会有一大窝乌鸦;其实这些全是些很老的老巢,乌鸦早就不要它们了。”

“完全是个大卫·科波菲尔!”贝特西小姐叫了起来,“彻头彻尾的大卫·科

^① 鸦巢英文为 Rookery, 厨房英文为 Cookery, 读音相近。

波菲尔！附近一只乌鸦都没有，他却把这房子叫做鸦巢，他相信一定会有乌鸦，因为他看到有几个鸦巢。”

“科波菲尔先生，”我母亲回答说，“已经去世了，要是你在我面前数落他——”

我想，我那可怜的亲爱的母亲，有一会儿一定想要狠狠揍我的姨婆一顿，不过像她那天下午的那副样子，即使她受过很好的训练，我的姨婆也只需一只手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她给制伏。可我的母亲只是从椅子上站起身来，这念头也就跟着烟消云散了。随后她便温顺地重又坐了下来，接着就晕过去了。

待她醒过来时，或者是贝特西小姐把她弄醒过来时，反正不管怎么样，她发现贝特西小姐正站在窗前。这时，黄昏已逐渐变成黑夜，她们只能模模糊糊地看到对方，要不是靠了火炉的亮光，她们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我说，”贝特西小姐走回到椅子跟前问道，仿佛她方才只是偶尔看了看景色，“你预计在什么时候——”

“我全身都在发抖，”我母亲结结巴巴地说，“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啦。我看，我一定快要死了！”

“不会，不会，”贝特西小姐说，“喝点儿茶吧。”

“哎哟，哎哟，你说喝茶对我管用吗？”我母亲不知所措地叫喊道。

“当然管用，”贝特西小姐说，“你这只是在胡思乱想罢了。你管你的女孩儿叫什么？”

“我还不知道是不是女孩儿呢，姨妈。”我母亲天真地回答说。

“保佑孩子！”贝特西小姐叫了起来，无意中正好说出楼上抽屉里针插板上的第二句祝词，不过这句话没有用在我身上，而是用在了我母亲身上，“我说的不是那个，我说的是你的女仆。”

“她叫佩格蒂。”我母亲说。

“佩格蒂！”贝特西小姐有点愤愤然地把这名字重复了一遍，“孩子，你这是说，居然有人跑进基督教堂，给自己取了这么个名字？”

“这是她的姓，”我母亲有气无力地说，“因为她的名字跟我的一样，科波菲尔先生就叫她的姓了。”

“喂，佩格蒂！”贝特西小姐打开小客厅的门，朝外面叫道，“拿茶来，你的太太有点不舒服。快点，别磨磨蹭蹭的。”

贝特西小姐用一种仿佛自从有这个家她就是公认的主人的气派发布了这道